

中華文史論叢

一九八四年第三輯



中華文史論叢

一九八四年第三輯

(总第三十一輯)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中华文史论丛

一九八四年第三辑

(总第三十一辑)

朱东润 李俊民 罗竹风 主编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1984 年 9 月第 1 版 198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沪刊第 046 号 定价: 1.00 元

目 次

论徐光启的《诗经》研究	程俊英 (1)
关于《几何原本》三校本的探讨	方 行 (19)
《北耕录》所体现的徐光启的农学策略思想	胡道静 (23)
徐光启的化学成就	李亚东 (29)
徐光启与明末党争	刘伯涵 (41)
《水经注》和《法显传》	章 巽 (47)
象郡考	周振鹤 (59)
古代苏州城市布局的历史发展	高泳源 (81)
《战国策》传本源流考	范祥雍 (99)
蒋光燾藏本《北堂书钞》记略	吴树平 (127)
关于《水经注疏》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	陈桥驿 (145)
《金瓶梅》成书新探	徐朔方 (159)
诸城丘家与《金瓶梅》	马泰来 (199)
宋朝的产钱	王曾瑜 (213)
清代前期经济的发展	李 瑚 (231)

陈梦雷与李光地绝交书	王鍾翰 (261)
贺兰山和岳飞《满江红》词中的贺兰山	马里千 (285)
褐夫《古史诗箴》非戴名世佚稿辨	何冠彪 (293)
杨潮观四考	赵山林 (303)
荀闾述礼	沈文倬 (18、98、292)
说“归孔子豚”的豚	蔡同安 (22)
关于韩愈的画像	程毅中 (40)
《袁宏道集笺校》补正	钱伯城 (58、126、144、158、230)

CONTENTS

- A Study of *Book of Songs* made by Xu Guang-qi
..... Cheng Jun-ying (1)
- An Inquiry into the Third Improved Edition of the
Chinese Translation of Euclid's *Elements*
..... Fang Xing (19)
- Xu Guang-qi's Agronomical Thinking Reflected in
Bei Geng Lu.....Hu Dao-jing (23)
- Xu Guang-qi's Attainments in Chemistry...Li Ya-dong (29)
- Xu Guang-qi During the Factional Strifes at the
Close of the Ming Dynasty Liu Bo-han (41)
- Shui Jing Zhu* (a book of waterways) and *Fa Xian*
Zhuan (a book of travels) Zhang Xun (47)
- A Research on Xiang Jun (a prefecture)
..... Zhou Zhen-he (59)
-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Layout of the City
of Suzhou in Ancient Times Gao Yong-yuan (81)
- The Source and the Course of Circulation of Various
Versions of *Zhan Guo Ce* (a chronicle of the
Warring States).....Fan Xiang-yong (99)
- A Brief Sketch of the Edition of *Bei Tang Shu Chao*
in the Collection of Jiang Guang-yu
..... Wu Shu-ping (127)
- A Research on the Different Editions and the Origin

of <i>Shui Jing Zhu Shu</i> (annotated <i>Shui Jing Zhu</i>)	Chen Qiao-yi (145)
A New Inquiry into the Completion of <i>Jin Ping Mei</i>	Xu Shuo-fang (159)
Qiu Zhi-chong and <i>Jin Ping Mei</i>	Ma Tai-lai (199)
Song Dynasty's Chan Qian (a kind of tax revenue)	Wang Zeng-yu (213)
Th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	Li Hu (231)
A Letter of the Break-off of Relations Between Chen Meng-lei and Li Guang-di	Wang Zhong-han (261)
Helan Shan (Mountain) vs. Helan Shan as Mentioned in Yue Fei's <i>Ci</i> Poem to the Tune of <i>Man Jiang Hong</i>	Ma Li-qian (285)
Verifying the Assertion: He Fu's <i>Gu Shi Shi Zhen</i> Is a Lost Manuscript of Dai Ming-shi...He Guan-biao	(293)
Researches Made on Yang Chao-guan.....	Zhao Shan-lin (303)

论徐光启的《诗经》研究

程俊英

徐光启是我国十七世纪初杰出的自然科学家，他以渊博精湛的学问，繁富等身的著作，在中国科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。他的伟大贡献，久为国内外学者所敬仰。而他在社会科学方面，特别是关于《诗经》的研究，就很少为人们所注意。当然，徐氏这方面研究，在他整个学术贡献中，只占很小的部分，但对此作一初步的分析和适当的评价，有利于探索徐氏早期的奋斗目标、思想发展，有利于认识这位伟大学者的全部贡献。

一 徐光启关于《诗经》的著作

《诗经》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，是祖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比兴艺术手法的起点，作为《五经》之一，它又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必修的经典。徐氏关于《诗经》的著作，有《毛诗六帖讲意》、《诗经传稿》和《葩经嫡证序》三种。

《诗经传稿》四卷，收集了徐氏有关《诗经》经义的制义文九十三篇。他的孙子徐尔默辑，曾孙徐以嘉等校。卷首有康熙十二年癸丑(1673)同郡王光承(玠右)的序，每篇后有王光承和徐时勉的评语，为清初徐氏渊源堂家刻本。原书不见于各家藏目及《徐氏宗谱·翰墨考》，国内已无藏本。三十年代，史学家向觉明先生游学欧洲，在伦敦牛津大学发现此书，这本流失海外已久的徐氏佚著，才为国人所知。近承英国李约瑟博士从牛津摄来照片，始得据以影印。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《徐光启全集》，将其收入。此书的写

作年代很难确定，估计约在万历三十二年(1604)徐氏中进士之前。制义文章由于受形式的限制，发挥经义又必须根据当时朝廷规定的朱熹《诗集传》，在经学上很难有什么创见。但我们通过阅读这近百篇的八股文，可窥见作者早年的部分思想观点，对于全面了解、评价徐氏还是有裨益的。

徐光启另一篇关于《诗经》的文章是《葩经嫡证序》。《葩经嫡证》的全称，为《重镌张徐两太史审定葩经嫡证》，云间张以诚(字君一，松江人，万历三十九年状元)订正，徐光启参阅，朱辂(字殷如，松江人，自署存拙斋主人)辑著。全书八卷四册，卷首有张以诚、徐光启序及朱辂小引各一篇。徐序撰于万历四十四年(1616)，为徐集各种刊本所未收。徐氏在序中说：“予少嗜风雅，未窥三百藩篱，第其中温柔敦厚之脉，粗得其概。经纬之奥旨，唱叹之余韵，会心所到，时抽玄解。……每曰：安得以古人欲言之微，逐一拈出，以发明经传，为攻诗一助。”他称赞此书为“宣圣功臣，而与紫阳共不朽也”。从这些话里，我们可以看到几点：第一，他对《诗经》的研究，很感兴趣。第二，徐氏治诗，仍以朱熹《诗集传》为标准。第三，在尊崇《集传》的同时，他时有心得，另作别解。《葩经嫡证序》只有短短三百余字，我们从中只能窥其消息。要研究徐氏的诗学，必须依据他最重要的著作——《毛诗六帖》。

《毛诗六帖》，又名《毛诗六帖讲意》。专门收集明人著作的《千顷堂书目》著录而无卷数，《明史·艺文志》著录为六卷。清初经学家朱彝尊《经义考》有目亦无卷数，恐怕是因为没有见到原书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经部·诗类存目》著录范方重订本十四卷，但这已经范方擅自删移，不复原本次第。此书传世者有拜经楼吴氏所藏旧抄本，仅存第二卷《小雅》。此外，还有罗振玉藏的万历刻本，上海图书馆藏的金陵广庆堂刻本。

关于《毛诗六帖》成书的年代，唐国士《毛诗六帖序》云：“诗六帖乃徐太史玄扈先生下帷时所辑。”徐氏于万历十一年(1583)开始

“教授里中”，“以馆谷自给”，直到万历三十二年(1604)春中进士为止，前后凡二十年。其中除因赴试或他故偶辍外，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下帷教授生徒。他平时“于物无所好，惟好学，目不停览，手不停毫”，故著述颇富。但《毛诗六帖》究竟纂辑于何时呢？梁家勉教授所撰《徐光启年谱》认为在万历三十一年(1603)，这是成书可能的最迟年限了。因为次年春，徐氏会试中式，派赴都察院观政，是年秋，又考选为翰林院庶吉士，从此不再回乡授徒。他自考取进士以后，专攻自然科学，兼及经济、军事，对经学似无暇旁顾了。唐国士序中还提到，当时弟子对《毛诗六帖》“争相传录，借以指南者非一日矣。第寒儒缮写无资，咸冀杀青。又十余年，书贾始构善本，议割剗，命余序之”。唐序撰于万历四十五年(1617)，按他的说法推算，《毛诗六帖》的成书，至早不会先于万历二十六年(1598)。徐氏于万历二十五年(1597)秋，应顺天府乡试，中第一名举人。次年三月，应会试不第，自京回乡，仍以教授为业，“日与其徒咀嚼诗书之精华，斟酌文章之醇醪，咏歌弹琴，惟日不足”。这时候，徐氏所教的已不是童蒙子弟，而是有相当程度的学生了。因此，如果说《毛诗六帖》是徐氏在这五六年中，为了传授生徒以应科举而编辑的《诗经》讲义，恐怕切合实际情况的。

《毛诗六帖》的书名就和科举有关。程大昌《演繁露》云：“白乐天作类书名《六帖》，《通典·选举门》载唐制曰：‘开元中，举行课试之法。帖经者，以所习经掩其两端，中间惟开一行，裁纸为帖，凡帖三字，随时增损，可否不一；或得四得五，得六者为通。’此六帖之名所从起也。六帖云者，取中帖之数以名其书，期于必遂中选也。”所以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评论说：“白居易以名类书，殊无所取义。光启以名经解，为转不失其初。”可见徐氏此书的性质，确实是为帮助学生应考之用。

《毛诗六帖》分为翼传、存古、广义、揽藻、博物、正叶六目。翼传者，“依附紫阳研寻经旨”，即以朱熹《诗集传》为标准，来探索诗

的主题。存古者，“《毛传》、《郑笺》存其雅正”，即对西汉毛亨的《毛诗故训传》和东汉郑玄的《毛诗笺》等中有意义的部分予以辑录。广义者，“传笺以外创立新意”，即徐氏阐发自己不同于前贤的独特见解。揽藻者，“诗赋杂文宪章六义”，即从作文方法、文学评论、文学历史的角度来研究《诗经》。博物者，“鸟兽草木搜缉异闻”，即对《诗经》中的名物加以训诂。正叶者，“考求音韵审详讹舛”，即徐氏以自己对诗韵的理解，列出各首诗的韵谱。

我所见到的《毛诗六帖讲意》，是上海图书馆藏金陵广庆堂刻本，全书四卷，《国风》、《小雅》、《大雅》、《三颂》各一卷。前有唐国士序、毛诗六帖目及《毛诗韵谱说》各一篇。对于每首诗来说，皆不录经文。篇名之后，首列《毛诗序》，然后征引各家之说以讲解全诗的意义。所引者上起先秦两汉，中涉唐宋，下及时贤，杂以己意。内容方面，有讲解诗旨，疏释字句，阐发义理，推求音韵，体会诗味，探索渊源，述其流变，范围很广。接下来，是以白圈、黑圈及标出押韵字眼的形式，开列该篇的韵谱。对篇幅较长的诗，在韵谱后作逐章的分析或说明。综观全书，包罗繁富，足见徐氏于《诗经》研究用力之勤，造诣之深。我于徐氏诗学，只有初步接触，现就个人心得，作一些粗略的分析。

二 徐光启《诗经》研究的成就

徐光启早年“自六籍百氏，靡不综览而揽其精华，肆为宏词，精深奥衍，见者辟易”，“而尤以治《诗经》名家”。唐序云：“太史为艺林宗匠，说诗尤多创见……是书妙处，能补紫阳之缺略，阐笺传之精微者也。”可见当时士林对它推崇的程度。徐氏治诗，我觉得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成就：

（一）在宋学末流垄断经学领域的明末时候，能独具只眼，综合汉、宋两派说诗之长，批评朱熹释诗之短。

两汉以来，《诗经》的今文学和古文学相继兴起，形成了《诗经》

的汉学流派。之后今文学衰微，古文学转盛，至唐孔颖达《毛诗正义》出，汉学发展到顶峰，然而也开始走下坡路。宋初，经学界发扬独立思考的精神，怀疑汉人诗说的宋学开始萌芽，至南宋朱熹撰《诗集传》而完成《诗经》的宋学体系。宋学在宋、元、明三代封建帝王的提倡下，取得“一统天下”的地位。元刘瑾撰《诗传通释》，专门阐明《诗集传》之旨，委曲迁就，为人所讥。明胡广等奉敕撰《诗经大全》，剽窃刘氏旧文，陈陈相因，全无创见。象这样的著作，却被奉为明代科举取士的准则，宋学末流空疏之弊，可见一斑。

在这样僵化的经学环境中，徐氏能于《毛诗六帖》里提出“存古”一目，吸取《毛传》、《郑笺》的长处，在当时来说，确实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。他在注释《小雅·出车》时说：

注书只消训诂，不须翻案。讲解增添意见，造作语言，得者固多，失者不少。汉儒未必全非，宋儒未必全是。

“注书只消训诂，不须翻案”，反映了徐氏认真、踏实的治学态度。正因为如此，他能客观地作出“汉儒未必全非，宋儒未必全是”的结论。在《商颂·那》的注中，他引别人的说法，来辨明《郑笺》与《朱传》之间的是非：

“绥我思成”，朱子既详引《郑笺》，而又谓其有脱误，今正之。盖郑注本云安我心所思而成之也。夫心之所思，思祖考也。始尚茫然，既而有见闻，则成之矣，心于是乎安矣。笺语浑融，亦自明白无疑。愚殆疑朱子之赘，而不当谓郑注为脱误也。

在讲解《邶风·凯风》时，徐氏更直接驳斥朱注的牵强附会。他说：

劳苦莫慰母心，朱注云：“微指其事”，大穿凿。此注与“展我甥兮，明非齐侯之子”一类，俱非诗旨。详七子之意，无非痛自刻责尔。

《凯风》一诗，《毛序》认为：“卫之淫风流行，虽有七子之母，犹不能安其室。故美七子能尽其孝道，以慰母心，以成其志。”朱熹依附《毛序》之说，照抄不误。他解释“有子七人，母氏劳苦”二句，儿子认为母亲要改嫁，不便直言，以“劳苦”二字婉辞几谏。徐氏反对这

种歪曲诗旨的说法，按就诗论诗的原则，批评朱熹“太穿凿”，真是切中要害。徐氏在注《鲁颂·駉》时说：

思无邪是本，子凡思出于正，便无厌敦，便不浅近。旧说如此，看来亦未必然。为此说者，亦因夫子“一言以蔽”之义，遂欲归重此句。殆所谓伯乐一顾，增价什倍；岂非矮人看场，可笑之甚也！不知夫子所云，亦断章取义之法。大凡古人引诗，都是借诗为用，不宜以彼之说便谓诗人之旨。

这段话是直接涉及孔子对《诗经》的评论了。可是他说“夫子所云亦是断章取义之法”，是完全正确的。他认为注释家不宜以古人借诗为用的说法，来解释诗旨。他所驳斥的“旧说”，看来就是针对朱熹《集传》的。朱熹在《駉》诗说：

孔子曰：“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无邪。”盖诗之言美恶不同，或劝或惩，皆有以使人得其情性之正。然其明白简切，通于上下，未有若此言者，故特称之；以为可当三百篇之义，以其要为不过乎此也。学者诚能深味其言，而审于念虑之间，必使无所思而不出于正，则日用云为，莫非天理之流行矣。

徐氏用“伯乐一顾，增价什倍”的幽默语来嘲笑朱熹这段的注解，可谓痛快淋漓。徐氏认为：“大抵诗人之言，惟淡知平，不必求之以深。不然，反失其旨。”他对“失其旨”的注释，无论是出自汉儒，或出自朱熹，都予以驳正。其中虽有过当之处，但较之当时一些株守门户之见、字字阿附《朱传》，以毛郑为罪人的腐儒，则不可同日而语了。明代自胡广书出，应举与穷经，久分两事。《毛诗六帖》虽然也是为士子应试所撰，然能折衷汉、宋，并存毛、郑，提出“汉儒未必全非，宋儒未必全是”的主张，参以己见，务得诗意。显出徐氏在诗学研究领域里是别树一帜，不同凡俗。唐国士在《毛诗六帖序》中说：

盖昭代尊崇紫阳，传注外一概抹杀，即《毛传》、《郑笺》确有正见，亦不敢窜入一二，仅袭纸上陈言，互相影附。沉痾日久，将千古风人性灵，

都不及探索，又安望其漱芳而资博耶？太史恪遵考文，首“翼传”，次“存古”，既能调剂两家之说，……于明经者固大有裨益。

唐氏这一段的评语，是有根据的，非常中肯的，并指出了《毛诗六帖》的特色及其效果。

(二)对词义训诂，时有独特的见解。

《毛诗六帖》的训诂，采取集注的方式，多引《毛传》、《郑笺》、《孔疏》以及名家之说。但是，徐氏亦间抒己见，颇见功力。《周南·葛覃》有“薄污我私，薄澣我衣”两句，徐氏解释道：

薄，发语词。犹《楚辞》之言“蹇”言“羌”也。或云，薄是略施其功，不为过饰。则“薄言采之”是略采、“薄言往愬”是略愬耶？

这个“薄”字，孔颖达《毛诗正义》串讲为：“薄欲烦搦我之私服，薄欲澣濯我之亵衣。”很不易懂。揣度其义，恐怕就是“略施其功”的意思。朱熹就望文生义地说：“薄，犹少也。”这里的薄是发语词，《毛传》在《采芣苢》下注：“薄，辞也。”很空泛。清人王引之《经传释词》考证甚详。徐氏也认识到这一点，定为发语词，并举楚方言“蹇”、“羌”作比，就显得具体而又明白，从而驳斥《孔疏》之误。可见他对《诗经》的虚词是有研究的。又如《小雅·棠棣》：“棠棣之花，鄂不韡韡。凡今之人，莫如兄弟。”《毛传》：“兴也。”《郑笺》：“承华者曰鄂，‘不’当作‘拊’，拊，鄂足也。鄂足得华之光明，则韡韡然盛。兴者，喻弟以敬事兄，兄以荣覆弟，恩义之显亦韡韡然。古声不、拊同。”朱熹《诗集传》又望文生义地说：“兴也。……不，犹岂不也。韡韡，光明貌。……故言棠棣之花，则其鄂然而外见者，岂不韡韡乎？凡今之人，则岂有如兄弟者乎？”徐氏在此加了一段按语：

“不”字古文作𠄎，华之足，象形字也。假借为可不之，转注为不然之。不必改作拊字，乃为华足。棠棣今在处有之，吴人呼为“玉马鞭”。其华与他华异，一拊辄生两萼，两两相丽，故称韡韡。以为兴者，亦取兄弟同生之义也。若止谓韡韡然盛，则华之盛者多矣，何必棠棣以比兄弟乎？因叹古人比兴定非漫然者。圣门学诗，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其

在当时，必有此种传授，如《尔雅》之类，当非一家，直为秦火失传；而汉儒毛、郑之徒，极力钻研，止得十之七八。宋儒则长于义理，略于名物，并毛、郑之说芟削无遗。以此今世说诗，于比兴之义，大段卤莽耳。

从这段按语中，我们可以得到几点启发：首先，徐氏对文字学很有研究，精通古文。郑玄认为不、柎古声同，“不”是同音通假，本作“柎”。徐氏则上溯古文，指出造字之初即为“花足”，象形，不劳通假。此较《郑笺》更有根据，更为直截明白。朱熹训“不”为“岂不”，未免相形见拙，暴露了宋儒的缺点。徐氏早年曾著《方言转注》一书，可惜遗佚不传，否则，我们对他的小学成就，当有更多的了解。其次，徐氏在明训诂的基础上讲解兴义，可谓卓见。《棠棣》是一首歌咏兄弟情谊的诗，“棠棣之华，鄂不韡韡”，毛公标兴，郑玄解释为华足得华之光明则韡韡然，以兴兄弟之间恩义显然，亦韡韡然。徐氏反问道：“若止谓韡韡然盛，则华之盛者多矣，何必棠棣以比兄弟乎？”指出郑氏混淆了一般与特殊的区别，解释就显得牵强空泛。徐氏进一步指出，棠棣不同于其他花的地方，在于“一柎辄生两萼，两两相丽”，以为兴者，“亦取兄弟同生之义”。诗人看到并柎而生的两朵棠棣花，就象同胞兄弟一样，触动了他的感情，于是唱出了这首歌来。这样的解释，比起郑、朱来，不但符合诗的本意，也形象生动多了。徐氏有感于经师不识古文，不明训诂之弊，批评他们“大段卤莽”，是很正确的。最后，我们还可以看到，徐氏讲解名物，除了广引典籍之外，还借助于自己渊博的自然知识。他说：“棠棣今在处有之，吴人呼为玉马鞭，其华与诸华异。”这是他亲身的经历，亲眼看到的，较之古人记载在书本上的知识更为亲切可信。

关于这方面的例子还可以再举一些，如《小雅·鸿雁》：“之子于垣，百堵皆作。”《郑笺》：“《春秋传》曰：五版为堵，五堵为雉，雉长三尺，则版六尺。”徐氏按语说：

笺说是也。《冬官》：“约大汲其版，谓之无任。”是版欲短欲挟，则筑土坚。高二尺，广六尺，此其制矣。五升其版为一堵，则是高一丈广六尺

矣。如是者五为一雉，高一丈广三丈也。《考工记》：“雉广三丈，高一丈。”度高以高，度广以广。

又如《小雅·鹤鸣》：“鹤鸣于九皋。”徐氏说：

按鹤轩前垂后，脚青黑，朱顶，白身，长颈，凋尾，颈翼有黑，尾则未尝黑也。录此以证《疏》、《传》之误。

又如《周颂·载芟》：“千耦其耘，……绵绵其麇。”徐氏曰：

“千耦其耘、绵绵其麇”，据朱子总训作去苗间草也，则“播厥”三节为申明次节之意，总是既苗而耘。据郑氏《笺》，则以“千耦其耘”为既耕而耘，“绵绵其麇”为既苗而耘。前之耘，为反土而除草木之根株；后之麇，为除去苗根之草。第如今人治田，则朱子为是。然耘而后播，于今亦间有之，疑此是古法，汉人注疏必非漫然者也。

从以上三例我们可以看到，无论是增广古人的注义，还是辨正注疏之误；无论是发现问题，还是存疑待考，徐氏都能提出他所知道的实际知识或书本知识作为依据。当时他虽未在自然科学方面著书立说，但因自幼家道中落，他的父亲不得不“课农学圃自给”，他的祖母和母亲也是“早暮纺绩，寒暑不辍”，他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，所以多能“鄙事”，有生产方面的知识和实际经验。张溥《农政全书序》谈到徐氏为诸生时，“有田数弓，弗不治，稍施疏凿功，植柳其地，岁获薪烧利反倍于租入。”可见他早年是颇谙农事的。

徐氏以其“博物”常识，对《诗经》中草木虫鱼等名物间出新诂，有所发明，这是他治诗的长处。但是，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地看到，书中这一类的新诂，数量毕竟是很少的，绝大部分的名物训诂，还是征引前人（如陆玕《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等）之说。如果说，这是《毛诗六帖》“最大的特点”，恐怕言之过当。

（三）重视《诗经》的文学性和语言艺术。

李杲《徐文定公行实》说：徐光启“章句、帖括、声律、书法，均臻佳妙”，他在翰林馆的课艺，被选入《甲辰翰林馆课》者共诗文二十六题。这些，都可见徐氏在文学方面的修养。所以他研究《诗经》，

于训诂义理之外，处处留意其文学性，特在《六帖》中立“揽藻”一目，旨在“诗赋杂文宪章六义”。这可说是《毛诗六帖》一大特点。

1. 赋、比、兴是《诗经》最主要的艺术手法，尤其是比兴，滥觞于《诗经》，在中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。徐氏是非常重视比兴的。他在《周南·关雎》中引徐士彰的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。徐说：“《诗》之取兴，若《易》之取象，未有无意义者。”兴句比较隐晦，刘勰说：“诗文弘奥，包蕴六义；毛公述作，独标兴体，岂不以风通而赋同，比显而兴隐哉？”苏辙说：“夫兴之为体，犹曰其意云尔，意有所触乎当时，时已去而不可知，故其类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。”他们都认为兴句不容易理解。徐氏能看出兴句和全诗意义的联系，足见他对兴法的研究是比较深刻的。他在分析《曹风·下泉》的比兴时说：

此篇本是比体，而因以为兴，与他诗不同。说者多于首二句讲，未换入正意，又作兴语以起下意，是一语重出，既非诗体。或将正意先说在前，却将首二句贴正意说明，而因咏叹其词，以兴末二句。此则先正后比，尤非托物之旨。要知首二句中即具比兴二意（即含比的兴），今只顺本文说去，而比兴之意自在；不必画蛇添足，亦不必头上安头也。说诗到此等处，只宜领取意旨，更勿向语言文字委曲周旋，愈巧愈拙，愈近愈远。

《诗经》中的兴，多以大自然的景物起兴，这种形象思维，有其特定的环境条件。譬如《关雎》诗人看见河洲上的水鸟，关关地叫着，追求它的伴侣，因而联想起自己梦寐以求的善良美貌的淑女。那么，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的兴句，不是和君子追求淑女的主题产生有机的联系吗？如果不从诗人触物联想和当时的思想感情去体会，单从字句上去推求，就会象徐氏所说的那样，“愈巧愈拙，愈近愈远”。他提出“只宜领取意旨”的主张，确能体会兴句的三昧。鉴于此种认识，徐氏颇不满于一些说经者，认为他们解释比兴“大段卤莽”。故常将比兴重点讲解，多有新意。如《唐风·采苓》“采苓采苓，首阳之颠”，《毛传》标兴，《郑笺》曰：